

我的學術之路

張傳章*

一、美麗英倫——博士之路

1991 年秋天，我來到工業革命的發源地——英國，原來打算要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（Imperial College）攻讀財務博士學位，到了倫敦，才了解當年該校之財金系師資並不強，因此接受學長建議，轉往也發給我入學許可的蘭開斯特大學（Lancaster University，當時其商學院在英國排前五名）就讀。蘭開斯特對大多數國人而言都相當陌生，但它就是英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玫瑰戰爭的城鎮之一（玫瑰戰爭：約克夏郡對蘭開夏郡之戰），同時它的地理位置也緊臨英格蘭旅遊聖地——湖區（Lake District），是一個相當漂亮溫馨的小鎮。

1990 年代初期，英國大學對臺灣各大學的好壞所知有限，再加上我研究所唸的專業是國際貿易，因此校方要我修一年碩士班的所有課程，如果成績達到系上的要求標準（top 5%），才有資格攻讀財務博士學位，由於好勝的個性，加上背負公費留考的使命感，自己只有努力向前衝，因此在英國第一年，除了週末採購一週食材及睡覺時間外，不是上課就是自己讀書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一年後，我的成績達到系上要求標準而順利地正式成為博士生。

正式成為博士生後，有幸成為世界財務名師 Stapleton 教授的門下，Stapleton 教授為人和藹可親但治學嚴謹，由於曾任教美國財務管理名校 NYU（New York University），因此指導方式非常開明自由。然而在提出博士論文計畫書（Proposal）時，我有一個論點和指導教授有些差異而碰上瓶頸，經過三個月的不斷論辯，他才點頭同意博士論文計畫書。這個經驗，也讓我體會到學術論辯不但要嚴謹，而且也要有足夠的佐證才能說服別人。通過了博士論文計畫書這一關，我在英國的研生活才真正邁入正軌。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，到英國三年半後博士論文的撰寫已接近尾聲，指導教授除了幫我出資到比利時布魯賽爾，參加 EFMA（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）年會之博士

*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

論文發表會外，也安排我在系上每週例行的研討會報告論文的一章，通過這兩場正式的論文發表的考驗後，指導教授同意安排正式的博士論文口試，因為準備充分，口試委員一致同意頒給我博士學位，以三年九個月的時間，在 1995 年的五月我正式取得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會計暨財務博士學位，也結束美麗英倫的博士之路。回頭再看英倫的學習歷程，內心充滿了感激。一方面感謝國家（教育部）提供獎學金給我，讓我能無後顧之憂的學習；另一方面更要感謝太太一路上所給予的精神支持，以及指導教授賜給我的學術智慧。

二、學術這一行——初探

取得博士學位後，旋即獲聘任教於中央大學（中大），然而，凡事起頭難，尤其是由學生身分轉變為老師身分時更是如此。回中大前兩年，每天都忙於備課，加上照顧因車禍而嚴重受傷的父親，可以說是心力交瘁，因此在學術研究上遠遠落後於自己的期許。直到回國第三年起，教授生涯才真正起步，並逐漸開始有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。中大在國內的名氣雖然不大，但其環境優美寧靜，非常適合做研究，尤其我所任教的財務金融系（財金系），不但師資素質優異而且非常年輕，每位同仁都朝氣蓬勃充滿幹勁，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，我的學術聲望也因努力而逐漸累積，因此在回國六年後我順利升等為教授並被選為系主任。而此一階段（約略十年期間）所做的研究大都是博士論文之延伸，且以財務工程相關議題為主，並聚焦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評價及避險之理論性質研究。

學術行政工作固然可以磨練自己待人處事的能力，但從事學術研究才是自己的最愛。系主任任滿後，我即申請科技部的短期出國研究，到加拿大頗負盛名的多倫多大學當訪問教授，並追隨亦師亦友的中央研究院段錦泉院士學習財務新知。段院士不但為我組了一個每週一次的討論會，也建議我旁聽一門博士班的進階專題討論課，在多倫多大學雖然只待了半年，但自己的研究能力也因此提升不少。

三、學術這一行——蛻變

在多倫多大學短訪期間，深深觀察到財務研究領域的國際學術環境起了很大的變化，尤其是財工理論逐漸成熟並勢微，再加上以實證研究為主要的公司理財學者主導整個財務學術平臺（包括主流財務期刊及研討會），我開始認真思索

是否該勇敢地做學術研究轉型，另外開闢一條學術康莊大道。很幸運地，自加返臺後，有機會受邀執行臺灣期貨交易所計畫，也因此取得了1997-2005期間，所有期貨與選擇權合約交易人在交易所交易之細部資料，進而開啟了我另外十年的實證研究生涯，也印證了古人所云：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的道理。

做學術研究轉型初期內心很是掙扎，因為擔心轉型不成功必須付出沉重代價，所幸當時新收的一位博士生（現在任教於清大）很有勇氣願意和我一同嘗試，再加上和當時做實證研究的系上同仁共同指導該博士生，我們一起摸索一起成長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們以臺灣期貨交易所的特殊資料，在衍生性金融市場的交易資訊內涵及交易人行為相關議題上，做出令人相當滿意的成果，其中一篇文章也幸運登上財務領域國際前四大期刊之上。

四、學術這一行——昇華

歷經二十餘年的學術生涯，從生澀的學者逐漸變成成熟的學者，雖然表面上看來稱得上同行裡還算成功的學者，但在更深夜靜時常不自主地驚覺：自己的學術努力對整個臺灣社會的貢獻度並不大，尤其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對臺灣金融市場的成長與改進，並沒有提供直接的幫助，這讓我開始思索：如何由純學術研究逐漸走向本土金融市場政策研究的可行性。會有這個想法主要源自對政府財金政策推動與執行的觀察，發現一直以來政府政策的推動常缺乏前期的縝密分析，再加上政治力介入，使制定出來的金融政策不但粗糙且破碎不堪，這對臺灣資本市場的長遠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，因此自許為臺灣金融學者的一分子，在沒有升等壓力的學術最後一哩路上，是該主動走出學術象牙塔，為臺灣金融市場的成長盡一點棉薄之力。

我相信和我有相同想法的學者必定不少，但要做本土金融市場政策性的研究，最缺乏的是相關金融數據的取得，這在個資法的規範下更是困難重重，個人深深覺得政府主管單位有必要跳出來建構一個金融大數據平臺，透過合理規範且在不影響個資安全之下，協助學者取得金融市場政策性研究所需的金融大數據，讓有志且有能力協助政府做金融市場政策性研究的學者，有機會為健全臺灣資本市場發展盡一份心力，果爾，政府所推動的各項金融政策必定可以更嚴謹且更具前瞻性及可行性，而有志做金融市場政策性研究的學者，也可以將其學術之路昇華到更高層次，進而對社會做出更具體的貢獻。

五、無悔不歸路

回首來時路，迄今逐漸體悟出學術這一行乃是一條永無止盡的不歸路，也慶幸自己一路走來還算順利，不論升等教授或擔任系主任、院長和副校長職務，都能悠遊自在，這得感謝一路走來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貴人們。如今已逾知天命之齡，加上回國後的一路磨練，更能體悟「大事難事看擔當，逆境順境看襟度，臨喜臨怒為涵養，群行群止為識見」之意涵，不管未來有無更上一層樓的機會，我都能淡定以對。記得過去有媒體記者問我，以我人生的經歷最想給年輕人鼓勵的一句話是什麼？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：「永不放棄 (Never Give Up)！」真的，直到今天，我的座右銘還是這一句話——永不放棄，尤其是走上學術這一條不歸路，也再次將這句話送給年輕的學者們。